PL
2693
H8
1733
V.3

第六才子書卷之四

[illegible]書

何書名也書曷爲乎名曰西

以紀事有其事故有其書也

無其書也今其書有事事

名之曰西廂也西廂者普

偏屋也普救寺則武周金

之大功德[illegible]山普救寺

有西廂而是西廂之西又有別院別院不隸普救而附於普救蓋是崔相國出其堂俸之所建也先是法本者相國之所剃度是卽相國之門徒也相國因念誠得一日避賢罷相而芒鞋竹杖舍佛安適矣然身願爲倉卒安亦願門徒爲倉卒主人而於是特占此一袈裟以爲老人菟裘而不虞

落成之日不善頌禱不聞歌乃聞哭不得以玉帶賭鎮山門而竟以丹旐將諸煢獨此老夫人所以停喪得於寺中之故也故西廂者普救寺之西偏屋也西廂之西又有别院則老夫人之停喪所也乃喪停而艶停艶停而才子停矣夫才子之停於西廂也艶停於西廂之西故也艶之停於西

廂之西也喪停故也乃喪之停於西廂之西也則實爲相國有自營菟裘故也夫相國營菟裘於西廂之西而普救寺之西廂遂以有事乃至因事有書而令萬萬世人傳道無窮然則出堂俸建別院又可不慎乎哉聖歎之爲是言也有二故焉其一教天下以愼諸因緣也佛言一切世間

皆從因生有因者則得生無因者終
竟不生不見有因而不生無因而反
忽生亦不見瓜因而荳生荳因而反
瓜生是故如來教諸健兒慎勿造因
嗚呼胡可不畏哉語云其父報仇子
乃行刼盜言報仇必殺人也而其子
者不見負仇但見殺人則亦戲學殺
人殺人而國且以法繩之子畏抵法

也遂逃命萑蒲中萑蒲中又無所得食也則不得已仍即以殺人為業矣若是乎仇亦慎勿報也葢聖歎現見其事已數數矣現見其父中年無歡聊借絲竹陶寫情抱也不眴眼而其子手執歌板沿門唱曲若是乎謝太傅亦慎勿學也現見其父憂來傷人願引聖人托於沈冥也不眴眼而其

子罵座被驅墜車折脅若是乎阮嗣宗亦慎勿學也現見其父家居多累竹院尋僧畧商古德也不晌眼而其子引諸髡奴污亂中冓若是乎張無垢亦慎勿學也現見其父希心避世物外田園方春勸耕也不晌眼而其子擔糞服牛面目黧黑若是乎陶泉明亦慎勿學也如彼崔相國當時出

堂俸建別院一時座上賓客夫孰不嘖嘖賢者是真謂之內秘菩薩外現宰相而已不覺不知親爲身後之西廂月下遠遠作因不然而豈其委諸曰雙文爲之乎委諸曰才子爲之乎委之雙文雙文無因委之才子才子無因然則西廂月下之事非相國爲因又誰爲之嗚呼人生世間舉手動

足。又有一毫可以漫然遂爲乎哉
其一教天下以立言之體也。夫老夫
人守禮謹嚴。一品國太君也。雙文千
金國艷也。即阿紅亦一時上流姿首
也。普救寺者河中大刹。則其堂內堂
外僧徒何止千計。又況八部海湧十
方雲集。此其目視手指心動口說。豈
復人意之所能料乎哉。今以老猶未

老幼已不幼。雖在斬然衰絰之中。而其縱縱匿匿。終非外人習見之恒儀也。而儼然不施纚纂。而偏處此。為老夫人者。豈三家村燒香念佛嫗乎。不然。胡為無禮至此。聖歎詳覩作者。實於西廂之西。別有別院。此院必附於寺中者。為挽弓逗緣。而此院不混於寺中者。為雙文遠嫌也。君子立言。雖

在傳奇必有體焉可不敬與

題目總名

張君瑞巧做東床婿 法本師住持南禪地

老夫人開宴北堂春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率爾一題亦必成文觀其請東南北

三陪西字焉

第一之四章題目正名

老夫人開春院

崔鶯鶯燒夜香、

小紅娘傳好事、

張君瑞鬧道場、

一部書十六章、而其第一章大筆特書曰老夫人開春院。昇老夫人也。唯在別院終爲客居乃親口自命紅娘引小姐於前庭閒散心。一念舐犢之恩。遂至逗漏無邊春色頁賈深藏當

如是乎厥後許許兩廊退號頹擠乃又悔之而又不遣去之而留之書房而因以失事猶未滅焉

一之二

今夫提筆所寫者古人而提筆寫古人之人為誰乎有應之者曰我也聖歎曰然我也則吾欲問此提筆所寫之古人其人乃在十百千年之前而

今提筆寫之之我爲信能知十百千年之前眞曾有其事乎不乎乃至眞曾有其人乎不乎曰不能知不知而今方且提筆曲曲寫之彼古人於冥冥之中爲將受之乎不乎曰古人實未曾有其事也乃至古亦實未曾有其人也即使古或曾有其人古人或曾有其事而彼古人旣未嘗知十百

千年之後乃當有我將與寫之而因以告我我又無從排神御氣上追至於千百千年之前問諸古人然則今日提筆而曲曲所寫蓋皆我自欲寫而於古人無與與古人無與則古人又安所復論受之與不受哉曰古人不受然則誰受之曰我寫之則我受之矣夫我寫之即我受之而於提筆

將寫未寫之頃命意吐詞其又胡可漫然也耶論語傳曰一言智一言不智言不可以不慎蓋言我必愛我則我必宜自愛其言我而不自愛其言者是直不愛我也我見近今塡詞之家其於生旦出場第一引中類皆肆然蚤作狂蕩無禮之言生必爲狂且旦必爲倡女夫然後愉快於心以爲

情之所鍾在於我輩也如此夫天下後世之讀我書者彼豈不悟此一書中所撰爲古人名色如君瑞鶯鶯紅娘白馬皆是我一人心頭口頭吞之不能吐之不可搔爬無極醉夢恐漏而至是終竟不得已而忽然巧借古之人之事以自傳道其胸中若干日月以來七曲八曲之委折乎其中如

徑斯曲如夜斯黑如緒斯多如蘩斯苦如痛斯忍如病斯諱設使古人昔者真有其事是我今日之所決不與知則今日我有其事亦是昔者古人之所決不與知者也夫天下後世之讀我書者彼則深悟君瑞非他君瑞殆即著書之人焉是也鶯鶯非他鶯鶯殆即著書之人之心頭之人焉是

也。紅。娘。白馬悉復非他殆即爲著書之人力作周旋之人焉是也如是而提筆之時不能自愛而竟肆然自作狂蕩無禮之言以自愉快其心是則並非身自願爲狂且而以其心頭之人爲倡女乎讀西廂第一折觀其寫君瑞也如彼夫亦可以大悟古人寄托筆墨之法也夫

亦嘗觀於烘雲托月之法乎欲畫月也月不可畫因而畫雲畫雲者意不在於雲也意不在於雲者意固在於月也然而意必在於雲焉於雲略失則重或略失則輕是雲病也雲病即月病也於雲輕重均停矣或微不慎漬少痕如微塵焉是雲病也雲病即月病也於雲輕重均停又無纖痕漬

如微塵望之如有攬之如無卽之如去吹之如蕩斯雲妙矣雲妙而明日觀者皆至咸曰良哉月與初無一人歎及於雲此雖極負作者昨日慘淡旁皇畫雲之心然試實究作者之本情豈非獨爲月全不爲雲雲之與月正是一副神理合之固不可得而合而分之乃決不可得而分乎西廂第

一折之寫張生也是已西廂之作也專為雙文也然雙文國艷也國艷則非多買臙脂之所得而塗澤也抑雙文天人也天人則非下士蠖螘工匠之所得而增減雕塑也將寫雙文而寫之不得因置雙文勿寫而先寫張生者所謂畫家烘雲托月之秘法然則寫張生必如第一折之文云云云者

所謂輕重均停不得纖痕漬如微塵
也。設使不然。而於寫張生時。釐毫亦
帶狂且身分。則後文唐突雙文乃極
不小。讀者於此。胡可以不加意哉。
夫人引鶯鶯紅娘歡郎上云老身姓鄭
夫主姓崔官拜當朝相國不幸病薨祇
生這個女兒小字鶯鶯年方一十九歲
針黹女工詩詞書算無有不能相公在

日、曾許下老身侄兒鄭尚書長子鄭恒、為妻、因喪服未滿、不曾成合、這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女兒的、喚做紅娘、這小廝兒、喚做歡郎、是俺相公討來壓子息的、相公棄世、老身與女兒扶柩往博陵安葬、因途路有阻、不能前進、來到河中府、將靈柩寄在普救寺內、這寺乃是天冊、金輪武則天娘娘勅賜蓋造的功德院、

長老法本是俺相公剃度的和尚因此上有這寺西邊一座另造宅子足可安下一壁寫書附京師喚鄭恒來相扶回博陵去俺想相公在日食前方丈從者數百今日至親只這三四口兒好生傷感人也呵

【仙呂賞花時】夫人唱夫主京師祿命終子母孤孀途路窮旅櫬在梵王宮盼不到博

陵舊塚血淚灑杜鵑紅
今日暮春天氣好生困人紅娘你看前
邊庭院無人和小姐閒散心立一回去
紅娘云曉得
於第一章大書曰老夫人開春院雖
曰罪老夫人之辭然其實作者乃是
巧護雙文蓋雙文不到前庭即何故
爲遊客悞見然雙文到前庭而非奉

慈母暫假卽何以解於女子不出閨門之明訓乎故此處閒閒一白乃是生出一部書來之根既伏解元所以得見鶯艷之由又明雙文眞是相府千金秉禮小姐葢作者之用意苦到如此近世忤奴乃云雙文直至佛殿我覩之而恨恨焉

後鶯鶯唱可正是人値殘春蒲郡東閈掩

重關蕭寺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無語怨東風已上賞花時二曲不是西廂一色筆墨想是後人所添也

夫人引鶯鶯紅娘歡郎下

張生引琴童上云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先人拜禮部尚書周公之禮盡在張矣小生功名未遂遊於四方即今貞元十七年二月上旬欲往上朝取應路經河中府有一故人姓杜名確字

君實與小生同郡同學，曾爲八拜之交，後棄文就武，遂得武舉狀元，官拜征西大元帥，統領十萬大軍，現今鎮守蒲關。小生就探望哥哥一遭，却往京師未遲。暗想小生螢窻雪案，學成滿腹文章，尚在湖海飄零，未知何日得遂大志也呵。

看其中心鄙棄，止爲滿腹文章有志未就，其他更無一言有所及。

正是：萬金寶劍藏秋水，滿馬春愁壓繡鞍。

別樣

麗句。一氣說下。不對讀質春之曰。是不得見用。故閙人也。却將寶劍繡鞍。秋水春愁。互得妙。

【仙呂點絳唇】張生唱遊藝中原。言遊藝則卽通。開口便無志道遊藝。其志道可則張生之爲人可知也。脚根無線如蓬轉。其至中原也。不獨至中原也。不獨至中原。而今暫至中原。則其於別院中人。眞如風馬牛也。望眼連天。日近長安遠。中心如焚。止爲長安。豈有他哉。看他一部書。無限偷香傍玉。其起手乃作如是筆法。

右第一節。言張生之至河中。正爲上

京取應初無暫留一日二日之心

混江龍向詩書經傳蠹魚似不出費鑽研棘圍呵守緩鐵硯呵磨穿投至得雲路鵬程九萬里先受了雪窗螢火十餘年才高難入俗人機時乖不遂男兒願怕你不雕蟲篆刻斷簡殘篇

妙哉此言。普天下萬萬世才子同聲一哭。○看張生寫來是如此人物。真好筆法。

右第二節。寫張生滿胸前刺刺促促

只是一色高才未遇說話其餘更無

一字有所及、

行路之間、早到黃河這邊、你看好形勢

也呵、

張生之志張生得自言之張生之品

張生不得自言之也張生不得自言

則將誰代之言而法又決不得不言

於是順便反借黃河快然一吐其胸

中隱隱獄獄之無數奇事嗚呼真奇
文大文也

油葫蘆　九曲風濤何處險正是此地偏嗜
齊梁分秦晉隘幽燕雪浪拍長空天際秋
雲捲便是曹公亂世奸雄語竹索纜浮橋水上蒼龍
偃便是治世能臣語也東西貫九州南北串百川其言
學之蹁攢緊不緊卻何見俊彩繽紛離紛言
富其
才之天下樂遊是銀河落九天高源雲外
斂也

懸。言其所本者高入。東洋不離此逕穿。言其所到者大滋。洛陽千種花。言其潤色蔚圖潤。梁園萬頃田。言其霖雨萬物。我便要浮槎到日月邊。文結至上京取應也

右第三節、借黃河以快比張生之品量。試看其意思。如此是豈偷香傍玉之人乎哉。用筆之法、便如劈五石勁弩、其勢急不可就、而入下斗然轉出事來、是為奇筆。

說話間早到城中這裏好一座店兒琴童接了馬者店小二哥那裏店小二云自家是狀元坊店小二哥官人要下呵俺這里有乾淨店房張生云便在頭房裡下小二哥你來這里有甚麽閒散心處小二云俺這里有座普救寺是天冊金輪武則天娘娘敕建的功德院蓋造非常南北往來過者無不瞻仰只此處

可以遊玩張生云琴童安頓行李撒和了馬我到那里走一遭琴童云理會得俱下

法聰上云小僧法聰是這普救寺法本長老的徒弟今日師父赴齋去了着俺在寺中但有探望的便記着待師父回來報知山門下立地看有甚麼人來張生上云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却早

來到也、相見科、聰云、先生從何處來、張生云、小生西洛至此、聞上刹清幽、一來瞻禮佛像、二來拜謁長老、聰云、俺師父不在、小僧是弟子法聰的便是、請先生方丈拜茶、張生云、既然長老不在呵、不必賜茶、敢煩和尚相引瞻仰一遭、聰云理會得、張生云、是蓋造得好也

【村裏迓鼓】隨喜了上方佛殿。（只一了宗便走遊過佛殿）

也而後之忤奴必謂張鶯同在佛殿一何悖哉○每由一句是遊一處又來到下方僧院又遊一處○如忤奴之意不成張鶯斷趕僧院耶廚房近西又遊一處法堂北又遊一處鐘樓前面又遊一處遊洞房又遊一處登寶塔又遊一處將迴廊繞遍又遊一處○已上於寺中已到處遊遍更無餘剩○僧便直通到崔相國西偏別院筆法真如東海霞起總射天台也我數羅漢參菩薩拜罷聖賢○此三句不接上文之下乃重申上文處處所見蓋上文以佛殿僧院廚房法堂鐘樓洞房寶塔迴廊襯出崔氏別院而此又以羅漢菩薩聖賢一切好相襯出

鶯艷也其文如宋刻玉玩雙層浮起。

那里又好一座大院子。却是何處。待小生一發隨喜去。聰拖住云那里須去不得。先生請住者。裏面是崔相國家眷寓宅。張生見鶯鶯紅娘科。

驀然見五百年風流業冤。此即雙文奉老夫人慈命。暫至前庭閒散心。少立片時也。作奴必云蕩然遊寺。被人撞見。

右第四節。寫張生遊寺已畢。幾幾欲

去而意外出奇憑空逗巧。如此一段文字便與左傳何異凡用佛殿僧院廚房法堂鐘樓洞房寶塔迴廊無數字都是虛字又用羅漢菩薩聖賢無數字又都是虛字相其眼覷何處手寫何處蓋左傳每用此法我於左傳中說子弟皆謂理之當然今試看傳奇亦必用此法可見臨文無法便

成狗嗥。而法莫備於左傳甚矣。左傳不可不細讀也。我批西廂以爲讀左傳例也。

元和令顛。不。剌。的。見。了。萬。千。這般可喜娘罕。曾。見。言所見萬千亦皆絕艷然非今日之謂也。看他用第。一。筆。乃如此。便先將普天下蛾。眉。推。倒。我眼花撩亂口難言魂靈兒飛去半天。看他用第二筆又如此偏不便寫偏只空寫此真用筆入神處

忤奴又謂張生少年涎臉

右第五節寫張生驚見雙文目定魂

攝不能遠讀若遠語郎戲何文理

儘人調戲嚲着香肩只將花笑拈儘人調戲者天

仙化人目無下土人自調戲曾不知也彼

小家十五六女兒初至門前便解不可儘

人調戲於是如藏閃作盡醜態又豈知

郭汾陽王愛女晨興梳頭其執櫛進巾捧

盤瀉水悉用偏裨牙將哉西廂記只此四

字便是吳嫻火人道殺不到千載徒傳臨

去秋波不知上馬嬌是兜率宮是離恨天

已是第二句

我誰想這裏遇神仙純為儘人調戲神韻看他用第三筆又如

此只是空寫

右第六節寫雙文不曾久立張生瞥然驚見此一頃刻真如妙喜於阿閦佛國一現不可再現今乃欲於頃刻一現中寫盡眼中無邊妙麗可知着筆最是難事因不得已而窮思極算算出儘人調戲四字來蓋下文寫雙文見客卽走入者此是千金閒女自

然之常理而此處先下儘人調戲四字寫雙文雖見客走入而不必如驚弦脫兎者此是天仙化人其一片清淨心田中初不曾有下士人民半星齷齪也看他寫相府小姐便斷然不是小家兒女筆墨之事至於此極真神化無方

宜嗔宜喜春風面

右第七節只此七字是雙文正面下便側轉身來也。須知自顧不剌起至晚風前止描畫雙文凡用若干語而其實雙文止是阿閦佛國瞥然一現蓋只此七字是也此七字以上皆是空寫已下則皆寫雙文入去我不知雙文此日亦見張生與否若張生之見之則止於此七字而已也後之

許奴必謂雙文於爾填巳作目挑心
招種種醜態豈知西廂記妙文原來
如此

倚上馬嬌有此一字句此恰宜貼翠花鈿。。。。
用着言雙文側轉身來也
是側轉來隔葫蘆宮樣眉兒新月偃侵入
所見也是側轉來
鬓雲邊所見也。

右第八節寫雙文側轉身來聖歎遂
於紙上親見其翩若驚鴻郎日我將

以此妙文持贈普天下才子亦願一
齊於紙上同見雙文翩若驚鴻也普天
下才子讀至此處愛殺雙文安能不
愛殺聖歎聰然世間或有不愛殺聖
歎者聖歎乃無憾何則渠
固不知文心之苦者也
○此方是
活雙文非死雙文也傖乃不解遂謂
面是面鈿是鈿眉是眉鬢是鬢則是
泥塑雙文也
未語人前先靦腆　櫻桃紅綻　玉粳白

露。三半晌。四恰方言。五〔後〕似嚦嚦鶯聲花

外囀。一句破作五六句，幾於筆尖不肯着紙。

鶯鶯云：紅娘，我看母親去。

右第九節。雙文纔見客來，便側轉身

云：我看母親去。此是一晌眼間事，看

他偏有本事，將我看母親一聲寫出

如許章法。

行一步，上偏宜便是側轉身來行此一步也。可人憐解舞腰

肢嬌又軟千般𡟯嬝萬般旖旎似垂柳在晚風前此已是側轉身來之第一步也再二步便入去了也而張生此時未知也遂極歎之也

右第十節自偏字至此止是一䀹眼間事蓋側轉身來便移步入去也

鶯鶯引紅娘下

雙文去矣水已窮山已盡矣文心至此如劃然絃斷更無可續矣看他下

文憑空又駕出妙構來

後庭花你看襯殘紅芳徑軟步香塵底印兒淺下將憑空從腳痕上揣摹雙文留情故此特指芳徑淺印以令人看出倩文強作解事多添俱字謂是歎其小數其癡盡卻文法生起哉休題眼角留情處只這腳蹤兒將心事傳張生從何說起作者從何入想且又不便於脚痕上見鬼又先於眼角上掉謊行文可謂千倚百瀾七穿八跳矣慢俄延投至到櫳門前面只有那一步遠誰曾俄延先生漢也如此文實真乃十分是情盡十二分是鬼怪矣

○上云你看着底印也看底印何也看其將息事停也底印何見其將息事傳消其步步提撥步步近印步步不忍舍我人去也分明打個照面目詩
所描如見也寫出活張生來真不是死張生也風魔了張解元

右第十一節上文張生瞥然驚見雙文翩然深逝其閒眼見並無半縧一綫然則過此以往真乃如鴻飛冥冥弋者其奚慕哉忽然於極無情處生扭出情來並不曾以點墨唐突雙文

而張生已自如蠶吐絲自縛自悶蓋下文無數借廂附齋皆以此一節爲根也○忤奴必欲於此一折中謂雙文售奸以致張生心亂我得而知其毋其妄其女之事焉○此一折中雙文豈惟心中無張生乃至眼中未曾有張生也不惟實事如此夫男先乎女固亦世之恒禮也人但知此節爲

行文妙筆又豈知其爲立言大體哉。

神仙歸洞天空餘楊柳烟只聞鳥雀喧聊

葉兒遮門掩了梨花深院粉墻兒高似青天

恨天不與人方便難消遣怎留連有幾個

意馬心猿

右第十二節正寫雙文已入去也易

解。。。。

寄生草蘭麝香仍在雙文既入門便閉矣門既閉雙文便更不

見矣看他偏要選好手。從門外張生。再寫出門裏雙文來。真是鏡花水月。至用先影邊此一句是隔牆聲漸遠。此一句便向門外寫也。是從門外。門內寫也。

東風搖曳垂楊綫。莖權頭雅。遊絲牽惹。

桃花片。是魂隨遊絲飛過牆去也。珠簾掩映芙蓉面。是魂墻外

在牆內。遂這邊是河中開府相公家也。

神見鬼也。那邊是南海水月觀音院也。墻內

賺煞尾聲。

將穿也。墻外。泜空嘶也。墻內

右第十三節。雙文已入門。門已閉。却寫。

張生於墻外洞垣直透見墻内雙文又是一樣憑空妙搆真正活張生非死張生也

我明日透骨髓相思病纏我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我便鐵石人也意惹情牽妙眼如轉賓未轉也在張生必爭三轉在我必爲雙文爭日不曾轉也怀叙乃欲放雙文轉

右第十四節至此遂放聲言之也

近庭軒花柳依然日午當天塔影圓春光

石眼前。依然如半日迷魂忽然睜眼奈玉人不見將一座梵王宮化作武陵源。

右第十五節寫張生從別院門前覆身入寺見寺中庭軒花柳日影春光依然如故與上第四節文字作呼應所謂第四節入三昧此節出三昧出入得去出得來謂之好文字殺得入去殺得出來謂之好健兒入得定去

出得定來謂之好菩薩若前不知八
去後不知出來者謹家謂之肚皮中
鼓謝飯氣也雙文不到佛殺豈不信哉

一之三

吾嘗遍觀古今人之文矣有用筆而
其筆不到者有用筆而其筆到者有
用筆而其筆之前筆之後不用筆處
無不到者夫用筆而其筆不到則用

一筆而一筆不到雖用十百千乃至萬筆而十百千萬筆皆不到也茲若人毋寧不用筆可也用筆而其筆到則用一筆斯一筆到再用一筆斯一筆又到因而用十百千乃至萬筆斯萬筆並到如先生是真用筆人也若夫用筆而其筆之前筆之後不用筆處無處不到此人以鴻鈞爲心造化

為手陰陽爲筆萬象爲墨心之所不得至筆已至焉筆之所不得至心已至焉筆所已至心遂不必至焉心所已至筆遂不必至焉讀其文其文如可得而讀也然而能讀者讀之而讀矣不能讀者讀之而未曾讀也何也其文則在其文之前之後之四面而其文反非也故用筆而其筆不到者

卻今世間積發製其最之一切文章是
極用筆而其筆到者如世傳韓柳歐
王三蘇之文是也若用筆而其筆之
前後並不用筆處無不到者會左傳者
更無與歸也左傳之文莊生有其駘
宕孟子七篇有其奇峭國策有其匠
縱（望數則有批孟子批國策欲是教）太史公有其龍
嵸夫莊生孟子國策太史公又何足

多道吾獨不意西廂記傳奇者而亦用其法然則作西廂記者其人眞以鴻鈞爲心造化爲手陰陽爲筆萬象爲墨者也

何也如夜來張生之曾見鶯鶯也如天邊月如佛上華近之固不可得而近而去之乃決不可得而去也決不可得而去則務必近之而近之之道

其將從何而造端乎通夜無眠通夜思量夫張生絕世之聰明才子也彼且忽然而得尊矣請天下之事有闘筍有合縫闘筍其始也合縫其終也今日之事不圖合縫且圖闘筍夫鶯豔之在深深別院中也此縫未易合也而相國別院之在無遮大剎中也此筍或可闘也天明已乎胡天正未

明也鷄唱矣乎胡鷄正未唱也鼓終矣乎胡鼓正未終也我不圖合縫我且圖鬪筍夫他日縫之終合與不合事則在他日我不敢料也若夫今日筍之必鬪而不可不圖乃至必宜急鬪而不可遲鬪事則在今日矣我安得鷄鳴鼓終天明天寺而一鬪決聽于鷄不唱鼓不終天不明則不得大

寺而問聽此其心亂如麻可知也設
也倏忽之間而雞唱矣鼓絕矣天明
矣乃六寺問聽而聽不我應此又當
奈之何哉夫聽之必我應而不不我
應固也然聽之雖必我應而萬一竟
不我應亦或然之事也再思量之則
聽之或我應或不我應皆有之道也
再思量之則聽之不我應也其數多

其我應乃數之少者也再思量之則聰必不我應者也於是事急矣心死矣神散亂矣發言無次矣入寺見聰便發極云不做周方我必埋怨殺你益聰聞之而斗然驚焉何則張生固未嘗先云借房則聰殊不知其不做周方之為何語也張生未嘗先云借房而便發極云不做周方者此其一

夜心問口口問心既經百千萬遍則更不許他人之知與不知也只此起頭一筆二句十三字便將張生一夜無眠盡根極底生描活現所謂用筆在未用筆前其妙則至於此是惟左傳往往有之借曰不然而或順文寫之曰你借我一間客舍僧房然後乃繼之曰不做周方只畧倒轉便成惡

都嘆乎文章之事通於造化嘗言一人
少青蓮花人。吾知必於千里萬里外。
遙呼聖歎。酹酒於地曰。汝言是也。汝
言是也。則聖歎亦於千里萬里外。遙
呼青蓮花人。酹酒於地曰。先生。汝是。
作得。西。廂。記。出。人。也。
已上皆是不做周方一筆前故
意藏下之文聖歎特地代之寫出來
以明不做周方之一筆其手法神妙
至於如此試思不做周方二句十三
字耳其前乃有如許一篇大文。豈不

奇
絕
紅娘切責後張生良久良久此時最
難措辭今看其附逼一篇極盡文章
排蕩之法是巳為奇事矣偏有本事
又排蕩出耍孩兒五篇忽然從世間
男長女大風匀月引一段鬧竅硬作
差派先生繇小姐以深明適者我並
非失言然後云紅娘而肯做周旋耶

則我亦不過兩得其便若紅娘與張
不做周旋耶則小姐自失便宜已又
云既已不做周旋則我亦決計更不
思量已又云沒自不做周旋我自將
不得不思量尾五煞俱是大起大落
之筆皆所以切怨紅娘也切怨紅娘者一題自
有一題之文若此篇則是切怨紅娘
之文也不知者悉以為慕鶯之文不
成一部西廂篇篇皆慕
鶯之文又有何異同耶

夫人上云紅娘你傳着我的言語去寺裏問他長老幾時好與老相公做好事問的當了來回我話者紅娘云理會得下

法本上云老僧法本在這普救寺內住持做長老夜來老僧赴個村齋不知曾有何人來探望與法聰問科法聰云夜來有一秀才自西洛而來特謁我師不

遇而返法本云山門外覷着倘再來時
報我知道法聰云理會得
張生上云自夜來見了那小姐着小生
一夜無眠今日再到寺中訪他長老小
生別有話說與法聰拱手科
中呂粉蝶兒張生唱不做周方埋怨殺你
個法聰和尚
右第一節無序無由斗然呼此一句

是爲何所指耶身自通夜無眠千思萬算已成熟話若法聰者又不曾做蛆向驢胃中度夏渠安所得知先生心中何事要人做周方耶豈非極不成文極無理可笑語然却是異樣神變之筆便將張生一夜中車輪腸肚總攝出來使他手爲之當云來此借房敬求你個法聰和尚你與我用心

兒做個周方云云亦誰云不是粉蝶兒然只是今朝張生不復有昨夜張生聖歎每云不會用筆者一筆只作一筆用會用筆者一筆作百十來筆用正謂此也

聰云先生來了小僧不解先生話哩

你借與我半間兒客舍僧房與我那可憎才居止處門兒相向可憎者愛極之反辭也王摩詰云洛陽女

見對門居嘗歎其對門二字淫艷非常不
意本色道人胸中乃有如此設想今此門
見相向四字便是一副錦心繡手不雖不
必定是青藍而自然視之欲笑也　筆
得竊玉偷香且將這盼行雲眼睛打當皆
起伏

右第二節後文至上小樓之後關始
向長老借房者借房之次第也此文
纔上場便向法聰借房者借房之心
事也借房不可不次第則必待至上

小樓之後閑也借房之心事刻不可忍則必於此上場之一刻也

聰云小僧不解先生話

醉春風我往常見傅粉的委實羞畫眉的敢是謊不但是筆之起伏此正是與張生爭殺身分夫與張生爭殺身分者正是與雙文爭殺身分也若張生平生但見一眉一眼○一禰一瀨須連路褻節者冷日所見乃不是又道也今番不是在先人心兒裏早撅撥得癢句癢句作一句最要用得恰妙○醉春風有此一重字

心慌斷送得眼亂輪轉得腸忙

右第三節文自明

聰云小僧不辭先生話也師父久待小僧通報去張生見法本科

迎仙客我只見頭似雪鬢如霜面如少年得內養貌堂堂聲朗朗只少個圓光便是捏塑的僧伽像

右第四節乃不可少

法本云請先生方丈內坐夜來老僧不在有失迎迓望先生恕罪張生云小生久聞清譽欲來座下聽講不期昨日相左今得一見三生有幸矣本云敢問先生世家何郡上姓大名因甚至此張生云小生西洛人氏姓張名珙字君瑞因上京應舉經過此處

【石榴花】大師一一問行藏小生仔細訴衷

賜○自來西洛是吾鄉○宦遊在四方○寄居在咸陽○先人禮部尚書多名望○五旬上因病身亡○平生正直無偏向○至今留四海一空囊○

右第五節乃不可少、○雖不可少、然無事人向有事人作寒暄、彼有事人又不得不應、此是眞可一噱也○如送秧人被看鴨奴問話○緊急報船悞

行八木筏路中皆何足道莫苦於貧
士一屋見女傍午無烟不得不向鮑
叔告乞升斗乃入門相揖不可便語
而彼鮑叔則且睇自看天緩緩言節
序佳哉又緩緩言某物應時矣已得
嘗新否殊不覺來客心頭淚落如豆
我願普天下菩薩鮑叔於彼二三貧
賤兄弟無故忽然早來之時善須察

言觀色慰勞無故而後即安此亦天地自然之常理不足為奇節也聖歎此語守錢奴見之而怨怒焉此亦大不解事矣聖歎此語豈向守錢奴作說客耶或曰聖歎亦大不解事彼守錢奴胡為得見聖歎此書耶

鬬鵪鶉鬬你渾俗和光句法是歎字法是聖果是風清月朗小生呵無意求官有心聽講

右第六節此借廂之破題也看其行文次第

小生途路無可申意聊具白金一兩與
常住公用伏望笑留
秀才人情從來是紙半張他不曉七青八
黄銀色任憑人說短論長他一[illegible]店[illegible]
也
西上小樓我是特來參訪你[illegible]客[illegible]推[illegible]
這錢也難買柴薪不夠齋糧另備茶湯[illegible]
才入畫作西廂記忽然畫秀才不
怕普天下秀才見公呈告官府耶
右第七節此借廂之入題也

你若有主張對艷粧將言詞說上還要把你來生死死難忘。

右第八節反透過借廂一筆令文字有跳脫之勢上來作諸般勸本爲借廂也，然理之所必無或是事之所絕有如言詞說上生死難爲則是廂亦反不必借也心頭亦明明知其必無此事而口頭不覺忽忽定要說出來痛人身分中眞有此景狀又不特作文勞跳脫而已。

不云先生客中何故如此、先生必有甚

見教（從來是元竅乘）張生云小生不揣有懇因惡旅邸繁冗難以溫習經史欲暫借一室晨昏聽講房金按月任憑多少本云敝寺頗有空房任憑揀擇不呵就與老僧同榻何如（李陵所謂不入耳之言隨筆寫作一笑）

後 不要香積廚不要枯木堂不要南軒不要東牆只近西廂靠主廊過耳房方纔停當快休題長老方丈（誦之如蕉葉雨聲何其爽哉又如鼓聲撒）

豆點動何其快活哉

右第九節借廂正文也。

紅娘上云俺夫人着俺問長老幾時好與老相公做好事問的當了回話見本科長老萬福夫人使侍妾來問幾時可與老相公做好事張生云好個女子也呵

【脫布衫】大人家舉止端詳全不見半點輕

狂陋濟見牧牛嫂有抽劍拔佛之意便知
行住山人真是大善知識莊子於市出方
生入天寶修行則雖其待樂必無諸苦一行寶
插鬢也語云不知其人但覩所使今寶
妾尚無半點輕狂郎大師行深深弄了一
雙文之嚴重可知也
啓朱脣語言的當二【小梁州】可喜龐兒淺
淡粧三穿一套縞素衣裳四。縞素衣裳四字精細是扶
喪服也
右第十節。昔有二人於玄元皇帝
殿中賭畫東西兩壁相戒且不許竊

窺。至幾日各畫最前簷廡畢。則易而一視之又至幾日又畫中間旌鉞畢。又易而一視之又至幾日又畫近身綴笏畢。又易而一視之又至幾日又畫階陛衛諸天畢又易而共視西人忽向東壁。啞然一笑。東人殊不計也。殆明旋畫天尊已畢又易而共視而後西人始投筆大哭拜不敢起蓋東壁

所畫最前人物便作西壁中間人物中間人物却作近身人物近身人物竟作陪輦人物西人討之彼今不得不將天尊人物作陪輦人物矣已後又將何等人物作天尊人物耶謂其必至技窮故不覺失笑却不謂東人胸中乃別自有其日角月表龍章鳳姿超於塵壒之外煌煌然一天尊於

第

是便自後三前一路人物盡同一局今被作西廂記人偷得此法亦將他人欲寫雙文之筆先寫却兩紅後來雙文自不愁不出異樣筆墨別成妙麗嗚呼此真非偷父所得夢見之事也

鶻伶淥老不尋常偷睛望眼挫裏抹張郎

（後）我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我不教你疊

被鋪床將小姐央夫人央他不令許放我

自寫與你從良寫紅娘鶻伶淥老不尋常乃張生之鶻伶淥老亦不尋常也紅娘淥老不尋常故提眼睃偷扶張郎乃張生淥老又不尋常便早偷睛見其扶我也一筆下寫四隻淥老好看煞人

右第十一節又用別樣空靈之筆重寫阿紅一遍也抹抹倒也抹殺也不以爲意也將欲寫阿紅不是疊被鋪床人物以明侍妾早是一位小姐矣

其小姐又當何如哉。却先寫阿紅眼中全然抹倒張生。並不以張生為意。作一翻跌之筆。然後自云你自抹殺我。我定不敢抹殺你。此眞非巳下人物也。文之靈幻。全是一片神工鬼斧從天心月窟雕鏤出來。傖父不知。乃謂寫阿紅眼好。夫上文之下。下文之上。有何關應。須於此處寫阿紅好眼